七在



大漠之中,不只有与风沙为伴的艰辛,也有着令人魂牵梦绕的美景。其中最让我陶醉不已、回味无穷的,是躺在沙丘上沐浴斜阳的悠然时光,让人身在大漠,却恍若置身世外桃源。

我曾为工作来到位于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离住处不远,就是一大片连绵起伏的沙丘。我酷爱大自然,在可以自由活动的傍晚,总爱背上水壶走进沙丘之中,面朝夕阳,或盘腿而坐,或四仰八叉斜躺于沙丘之上,摒除一切杂念,静静地享受夕阳徐徐沉入沙海的美妙景象。

巴丹吉林沙漠的日落景象,全然不同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河日落之美,也不同于"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的山川日落之美。那是一种独特的辉煌之美、壮丽之美、神奇之美。

一个仲夏周六的傍晚,我走进大漠沙丘之中。此时已是夕阳西斜,太阳渐渐收敛了它那刺眼灼人的光芒,变得温和起来。那颗白色的光球,慢慢地在表面泛起了淡淡的红润。这红润随着夕阳西沉而

逐渐加深,像一颗硕大的橙子飘浮在遥远的天边,把橙色的光辉抛向天宇、洒向大地。流动的光线与云彩和大漠相互辉映,形成了梦幻般的奇妙景色。

巴丹吉林沙漠的沙粒本是黄色,但在橙色夕阳的斜照下,竟呈现赤金般的颜色,熠熠生辉。极目远望,大漠宛如无边无际的金箔毯,从脚下向天际铺陈而去。蓝天下的白云,此时已被橙色的阳光浸染。而远近高低、形态各异的云彩,浸染橙光后的颜色浓淡深浅亦不相同。层云尽染,色彩斑斓,在湛蓝的长天下飘流变幻。

蓝莹莹的长天与金灿灿的大漠夹拥着暖橙色的夕阳,多情的彩云在其间曼妙轻舞……朋友,试想一下,当这幅铺天盖地、壮丽无比的图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你袭来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刹那间就惊呆了!视觉受到强烈的冲击,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不由自主地感叹:世界上最高明的画家,不在人世间,而是大自然。人的想象与再现,终究敌不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眼前的美还在继续着、变幻着。在我惊叹不已之时,突然间,目力所及的远方,平地矗立起灰黄色的烟柱,旋转着急速升高,直冲云霄,仿佛擎天之柱,傲立于天地之间。周围风平沙静,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大的烟柱呢?后来请教"老戈壁"才得知,这在沙漠中是常有的自然现象。由于大漠受热不均,有时会形成气旋,卷起地表沙尘形成这种"烟柱"。此时

的"烟柱"在我的眼里,更像是天公手握的神奇画笔,把眼前的美景描绘得更加壮丽

旋即,我又想到王维《使至塞上》所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孤烟",就一定是边关烽火台施放的烽烟吗?有没有可能是我眼前的"龙卷沙尘"呢?烽烟是边防传递敌情发出的信号,在遇外敌入侵时点燃。如果当时有敌情,王维又怎能有欣赏"长河落日圆"的闲情呢?如果点燃的是"平安烟",沿线烽火也应相继点燃,又何来"孤烟"呢?当然,飞只是我有感于眼前所见,一时思绪纷飞而生出的猜测。彼时彼刻、彼情彼景,想到我或许正跨越千年时光,与心中无比崇敬的先贤在"孤烟"上视线相接,那份激动与遐思确实难以抑制。

眼前景色的奇异变化,把我从思古之幽情中拉回到现实。随着夕阳越来越贴近地面,原本一片金色的沙丘出现了晦明不一的强烈反差。沙丘的背面因照不到阳光被阴影覆盖,而连绵起伏的沙丘脊线却在夕阳映照下更加金光闪闪,就像一波连一波的金色波浪,源源不断地向着夕阳奔涌而去。眼前闪耀着金光的沙丘脊线,一下子有了鲜活而流动的美,恰似细浪在瀚海之中轻歌曼舞。

在我的惊讶中,已呈红色的夕阳开始 亲吻大地,缓缓投入大地的怀抱,沙丘脊 线的金辉也逐渐暗淡。随着夕阳的最后 一抹红沉入地平线,夜幕升起来了。夜色 逐渐变得深沉广阔,覆盖了巴丹吉林沙 漠。大漠由前一刻的绚烂热烈,转为安然宁静。温柔的月光洒落地面,大漠泛起了淡淡银色。放眼远眺,西边远方还存留着几抹彩霞,此刻在眼前夜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瑰丽灿烂……

戈壁大漠气候有个特点,太阳下山后 地表温度会骤然下降。漠风渐起,带来了 些许凉意。我起身四顾,仿佛不知身在 何处,"沉醉不知归路"。少顷,回过神 来,一个疑问慢慢从心头浮现:如此绝美 的大漠日落之景,为何少有古代的文人 墨客将其光影变幻的过程较为完整地呈 现?虽然不乏一言胜万语的千古绝唱, 但终究只是画了龙的眼睛,而未能画出 龙的全貌。

思来想去,可能是古时技术有限、条件艰苦,横穿沙漠九死一生,古人匆忙赶路之余,未必有静卧沙丘沐斜阳的闲情逸趣,也就不能全程观得大漠日落辉煌灿烂的奇景。而今,巴丹吉林沙漠的旅游线路已经开通,旺季里游览者络绎不绝,观看大漠日落的诸般客观条件早已齐备。即便如此,如果只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依然难以领略巴丹吉林沙漠日落全景的妙处。想要真正感受大漠之美,还须全身心投入这片沙海,细细品味。

我相信,大漠的美景也一定不会辜负那些顶艳阳、踏黄沙而来的人们。一双双善于发现美的眼,一颗颗不畏艰辛寻美的心,必将在大漠斜阳之下,得到珍贵而丰厚的回报。



推开六楼的北窗,便有一股 微风吹入。我坐在小桌子前品 茶,随意向外张望。和煦的阳光 里,小湖还是那么幽蓝。水面像 镜子映出对岸一长线起伏的楼 房、林荫道上慢慢挪动的车辆, 还有几群飞来飞去的鸽子。湖 中有一道曲折的原木廊桥,桥边 游弋着几条小船。

我特别喜欢身居的这座小城——湖南沅江,人们都说它是一座水城,是浮在水面的家园。沅江市城区靠近洞庭湖,周边的平原上水域遍布,小山包犹如岛屿,街道纵横其间。沅江湖太阳江湖、下琼湖、蓼叶湖、浩江湖等数个湖泊,水域面积都不小。宽宽窄窄、弯弯曲曲的湖汊,像张开一只只巨大的手掌,抚摸着古老的街巷和错落的房屋。

我曾为工作在城中奔忙,也 会在傍晚时随处散步。无论何 时,出门走不上百米便能瞥见旁 边的湖湾,行至巷口便会出其不 意地撞见一汪碧水。好几条大道 穿湖而过,沿途建有几座涵洞水 泥桥,上面并无高拱,平平展展的 任行人和车辆通行。那些给人步 行的路上才建造石拱桥和木板 桥,弧形的倒影在水面清晰可 见。到处有"半边街",一边店铺 排列成行,拥挤着喧闹的人群,另 一边则是青枝摇曳的岸柳,缝隙 间的水面上晃动霓虹灯的斑点。 从傍晚开始,散步的人陆续出门, 男女老少,或沿某个大湖一程,或 绕某个小湖一圈。我喜欢另辟蹊 径,走到庆云山上俯瞰,欣赏这近 湖一抹碧绿、远湖一片银白的景 致,让湿润的湖风消除白天的 疲乏。

其实,水城的水并不是从一 开始就这么温顺、柔美。以前的 城市时常遭遇洪灾,洪水入侵主 要街道,房子成为一个个孤岛,人 们纷纷撤离到庆云山上避难。后 来, 沅江人决计沿湖岸建造长 堤。市民和农民纷纷赶赴建设一 线,各个单位也划分了任务段。 我和同事们干劲十足地赶到工地 挑土,竹扁担挑起竹箢箕,每担超 过一百斤。几天后,我的肩膀就 被磨得红肿,针扎一样刺痛,每 天收工后必须做很久的热敷。 后来我心生一计,要爱人做了一 个厚厚的棉花肩褡子穿到身上, 这才减轻了一些痛楚。通过数 年的"燕子衔泥",城区终于立起 了一道坚固的挡水屏障。

城西的大堤上新建了大闸, 调节里面的水位,使得每个内湖 都能一年四季荡漾轻波细浪,市 民们这才高枕无忧。一项新的决 策更是应运而生:开挖几条河道, 把湖泊连成一体,使得全城步步 见水、家家亲水。市里组织了一 个智囊团,要求设计一些水文化 项目。我与大家埋头翻阅资料, 把地域历史、洞庭湖水系、水陆交 通情况等内容消化吸收,以便提 出可行的建议。那次我们去采 访,路过魁星楼、凌云塔和其他景 点,触景生情,大家都说可以把沅 江的湖泊和南洞庭湖整体进行水 上旅游开发。蓼叶湖边有一个长 坡半岛,绿树环绕,视野开阔,大 家提议打造一座露天舞台,将自

然的梯级作为观众席,能够容纳数千人观看陆地和水上的表演。建成后,这里举办了数次渔火节和多个大型晚会,皆是万人空巷的热闹。 在水城依水而居,日子便有

了独特的情趣。两家人可以站在 窗前对话,前去做客则要绕弯走 百米外的小桥。人们在阳台上晾 晒衣物,必须牢牢扣住,免得大风 时吹落到楼下的水里。湖水可以 浇花浇菜,石板或水泥的小码头 比比皆是。卖鱼的有了新鲜货, 就顺手甩几条给岸边住的熟络人 家,当作晚上聚会的下酒菜。人 们照相喜欢跑到天台,远景中景 近景都是碧水。网红的直播间就 在自家的窗前,不时有水鸟在镜 头里追逐飞翔。不管你家住高楼 还是平房,打开四面窗户都能接 纳湖风。湿润的风格外清新凉 爽,很快吹去室内的异味,让人呼 吸顺畅。夏天时,大多人家不必 打开空调,在凉席上尽可以安然

影包,在浩江湖一带转悠。它水 域广阔,明镜般的湖面凸现出一 些半岛和小岛,湖汊奇形怪状,房 屋隐藏在橘树之中。我肩负着一 个光荣的任务:主编一本讲述"水 城印象"的书。浩江湖是其中的 一个亮点,有着许多传奇故事。 老朋友李哥住在一个湖湾里,以 前是橘农,那里划归街道以后,全 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他 仍然栽种橘树,我来时,他端出一 筐子蜜橘要我品尝,还不停地念 叨现在农作物不再担心夏日水 淹,都长得十分肥硕。在离他家 不远的地方,就是赛艇运动场,满 湖微风吹拂。我乘兴在观摩台上 停留,也到弯曲十里的湖岸行走, 采访了十几个居住在半岛上的居 民,一起回味观看比赛的欢快时 光,自然而然地谈起修建大堤和 湖水连通的种种好处,笑容荡漾 在我们的脸上。

那年秋天,我每天都背着摄

依水而居,我像一条小鱼,一 直游弋在沅江城的故事里,有着 讲述不尽的愉悦。

游双河洞

仲春,清晨,千万缕阳光从云层中泻下。晨曦生烟,雾气弥漫,山谷半梦半醒。溯着水流,穿过洞门,我跨进黔北绥阳县的"地心之门"——双河洞,跨进亿万年漫漫时光。

视觉尚未适应光线的遽暗,身子已感受到了气温的骤降,沁凉扑面。双河洞内的布置深谙主次之道,极为简净的灯光只为衬托造化天工之美。

嘀嗒,嘀嗒……滴水穿石,滴水也成就石。亿万年的时光中,一滴一滴的水,把那些延绵数百公里、远在大地深处的石头塑造成惊世美景,仿佛为石头浇灌出了生命。

触目皆石,且风情万种。这里的石头皆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它们或纤,或丰,或行,或卧,或奔,或舞……这些若有生命的石头,它们不工不琢,在没有光影的万古长夜里何其寂寥又何其自在。置身于这神秘幽邃的石与水的世界,用目光摩挲着这些亿万年的水滴与石头,一时分不清是幻象、梦境,还是现实。

流水在几步开外静默无声。明黄灯光中,石头们具有透明的质感,反射出柔和的光。伸手轻抚石壁,圆润、细腻、冰凉。这些质地密实的石头内部似乎是轻盈空灵的,密布着无数细微的脉络,如海绵般缓缓将水吸纳,水也如血液在石头的体内循环涌动。鼻尖凑近,湿润的水腥气,如石头的呼吸。

仅仅是石头,就足以让人震撼到难 移脚步了。陪同的朋友催促我前行,他 说,双河洞里瀑布、溶洞、峡谷,比比皆 是;山奇、水灵、谷美,处处成景。双河洞 那么长,我们才刚迈进门而已。 双河洞究竟有多长?朋友是当地

人,他自豪地告诉我:已测得的深度超过九百米,长度超过四百公里——这相当于从北京驱车到山东济南的距离。而这,仅仅只是双河洞已被探明的长度,并非它的实际长度。所以,我这个"双河洞究竟有多长"的疑问,朋友也不能给我答案。

谁能想到呢?山谷之下,大地深处, 竟藏着如此瑰丽壮观的山河。 遥想三百多年前,徐霞客就曾踏上

黔地,探索过众多洞穴。他用他的双脚, 用他手中的笔,记录下了雄奇壮美的山 川和神奇诡秘的喀斯特地貌。但遗憾的 是,他探幽寻秘的步伐并没有踏人双河洞。若他知道这一错过,定会长叹惋惜。如今,双河洞惊艳世人。千姿百态的石柱、石花、钟乳石,其巨大与瑰丽一次次冲击着人们想象的极限。

一路蜿蜒走来,我惊诧于洞中水体的娴静。若不是灯光映照,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以至于突闻水声,会感到一阵欣喜,忍不住侧耳倾听。水声潺而不喧,溶洞深处越来越浓的寂静放大了水声,也让它们更为纯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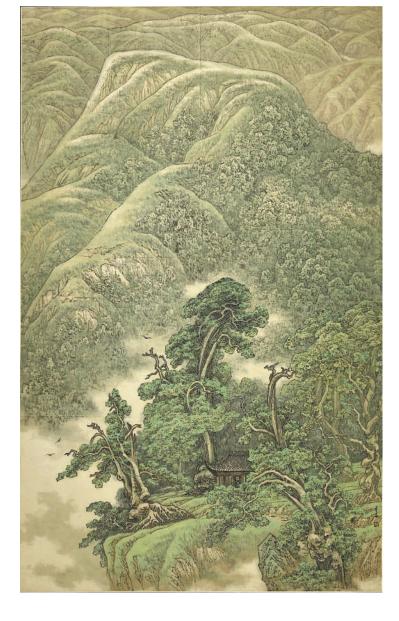
光渐亮,突然,一派翠色跃入眼帘。这样的绿是会闪光的,让人的心也为之一颤。石径一弯,豁然开朗,峭石危崖间,一道峡谷峙立眼前,绝壑千仞,耸天捧云,欲飞欲倾。峡谷为绳,长瀑为练,将我引进更深邃处。一个接一个的水潭,清澈透亮。倒影里的钟乳石,跟实体一样清晰,水中空中互为一体,共造一个琉璃世界。太美了!我连声赞叹。朋友嘴角轻扬:你才看到多少?双河洞八条主洞,两百多条支洞,五条地下河,洞上有洞、洞中套洞,还有地下瀑布、梯田、卷曲石、石膏晶花……哪一个不是壮观至极、精美绝伦,根本看不完。

随着探洞的深入,双河洞这幅时光长卷正慢慢被打开,缤纷的生命跃然卷上——透明钩虾、裸中盾蛛、桂花泰莱蛛、小沟黔行步甲……除了鲜活的生命,洞内还发现了多种生物化石。众多奇特的洞穴生物仿佛穿梭于亿万年间,让漫长的时光在此处重叠,也让双河洞的神秘更加引人遐想。

半日探奇仍不及万一,这山腹之中 到底还藏有多少秘密?没人知道。只知 道,它是我们所寄居的这颗星球内心的 细微一穴。这仙境般别有洞天的双河 洞,仿佛存在于时间之外,纵然身处漆黑

世界,依旧石水缱绻、暗自璀璨。 双河洞留给我的,是对地球和时间的敬畏,还有无穷的想象和期待。





1,

te

香 椿

王继怀

一个春雨初晴的周末,和朋友相约来到郊外。信步田野,春的气息弥漫天空,树木舒展着嫩绿的枝条,带着新鲜嫩草气味的微风阵阵吹来,到处春意盎然。

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喊声:"晚上我们有好菜吃了!"朋友指着一棵长满嫩芽的香椿树叫道。望着这棵香椿树,我不由想起儿时在大山深处老家生活的那段难忘时光。

香椿芽是春的芽。吃香椿的时候,也就是春天来临的时节。故乡在大山的深处,山叠山,山连山,大山里到处都长满了大大小小的香椿树。每

年春天,春忙归来的乡亲们常常在道路旁、小溪边、山坡上、林子里摘一把香椿,从鸡窝里拿出母鸡刚下的温热鸡蛋,在柴火灶上做一道全家人都喜爱的香椿炒鸡蛋,那醉人的香味至今让我回味。除了炒鸡蛋外,香椿炒肉、香椿辣子鱼、香椿煎泥鳅也都是美味,就是香椿拌豆腐或者单独凉拌也好吃。

我喜欢吃香椿。记得小时候我坐在灶前,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看着母亲变着法儿给我们兄妹做一道道香椿菜,那真是有说不出的快乐。

香椿不仅香味扑鼻,口感鲜美,还有食疗之功用。乡亲们认为香椿可以

清热解毒、健胃理气,在老家就有"常食椿巅,百病不沾"的说法。

汉代就有吃香椿的记载。到了唐宋,吃香椿更为普遍。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记载:香椿芽"采头芽,汤焯,少加盐,晒干,可留年余"。香椿芽是美味,香椿木亦被视为灵木,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以香椿木为枕。在我老家,乡亲们盖房子也常会用到香椿木,大到房梁,小到一片木榫,都用得上。

小时候,外公家的屋后有一棵用双手才能合抱过来的高大香椿树。关于这棵香椿树的年纪,外公说,或许有两百多年的树龄了吧,因为在他小时

候,这棵香椿树就很高很大了。记忆中,每到春天,这棵香椿树就抽发出一 簇簇新鲜的香椿芽,那沁人心脾的清 香远远就能闻到。

外婆常把芽苞肥厚、鲜嫩茁壮的香椿洗干净,切得细细的,然后给我们做香椿炒鸡蛋。我曾问外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香椿炒鸡蛋这道菜,外婆也说不上来,说她小时居安立的外婆和母亲就做这道菜,并把蛋艺传授给了她。外婆的香椿炒鸡蛋,以致有一次,我坐在饭桌前不肯吃饭,说就要吃这道菜。而年过六十的外公,竟然为了我爬到树上去摘香椿。

那晚,我吃着外公从树上摘回的香椿,感觉特别香。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那天的情景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

故土难忘,乡情难舍,我已经很久 没有回到故乡了。但无论我在哪里工 作生活,都不会忘记故乡,不会忘记那 一个个关于香椿的故事。